

贾兴安 / 著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一号围捕令



YIHAO WEIBULING

群众出版社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贾兴安 / 著

一号围捕令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号围捕令/贾兴安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1. 1

(大案要案纪实系列)

ISBN 7-5014-2327-X

I. 一… I. 贾…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755 号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一号围捕令

贾兴安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白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76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327-X/I·946 定价:11.8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第一章

1

这天夜晚,繁星当空,气候燥热。

S市三星电子公司职工徐斌驾着一辆红色达契亚客货两用车,上面载着他们相互邀来的十名同伴,其中四人挤在驾驶室内,六人坐在后车厢里。大家一路嬉笑着,兴致勃勃地驶出市区,沿环城路急速地向西奔驰。

事后得知,徐斌等十一人是去三十里外、位于太行山脚下的黄壁庄水库游泳。然而,他们浑然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向他们袭来。

如果一路走下去,也就没事了。但悠然自得驾车的徐斌无意中瞄了一眼油表,发现油料不足,就侧脸对身边的同伴说:“不行,得加点儿油,要不搁到半路上就麻烦了。”

话音刚落,前方不远处的路边就见有霓虹灯闪烁着“加油站”的标志,越来越近地扑向了风挡玻璃。徐斌踩住油门减速,在路边缓缓停下,并扭头看看后面几个发光的红烟头说:“我去加油,有抽烟的下去!”驾驶室内有三个抽烟的人下了车。

2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一号围捕令

徐斌开车进了加油站，加过油又开出来，停在路边招呼那三个抽烟的人上车。

就在这时，猝不及防，惨案发生了。

公路对面，有不明其数的人突然向徐斌他们和这辆客货两用车疯狂地射击，风挡玻璃当即爆碎，嘈杂的枪声震耳欲聋，子弹排空呼啸，凄厉的嚎叫声响成一片。

徐斌趴在了方向盘下面，其他人奔跳着弃车逃跑，有的朝路边的玉米地里钻，有的跳进一旁的小河沟里。一群影影绰绰的暴徒继续追逐着枪击他们，十一人中，名叫刘秋阳的当场死亡，张如意等六人身中数弹。乱枪扫射中，张燕懵懵懂懂踉跄着跑进加油站拨响了报警电话……

当晚，市公安局石局长、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霍朝中和市刑警支队、郊区公安分局领导、分局刑警大队等有关人员赶到了案发现场——市北郊党家庄赵陵铺桥北某加油站。

封锁现场后，先抢救了死伤者，接着进行技术勘查并对当事人及目击者询问，但遗憾的是，没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徐斌泣诉道：“……我刚加完油出来，让几个在这儿抽烟的人上车，还没走，对面面包车上就跑出一帮人，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的车就打……”

霍局长叼着长烟嘴，拧拧眉打断了徐斌：“一帮人有多少？是四五个？十来个？还是十几个？”

徐斌想了想：“至少也有十几个，车玻璃一碎，我就趴到车里了，天又黑，看不清多少人，反正是一大帮。我车上的人跳车哇哇乱跑，那帮人紧追着朝死里打！”

徐斌的同伴也说：“我看见，从车上跑下来黑压压一大片。”

霍局长望望公路边缘：“歹徒们坐的车是什么车型？”

“看不清，好像是中型面包车。”

目击的群众也说：“是中型面包，打完枪，这帮人上了车就跑了，是向西跑。”

市刑警支队副队长马锐问：“枪响了几声？也就是说，你们觉得有多少枪在开火射击？”

众人面露恐慌，七嘴八舌地说：

“挺多的，乱得很，像炒豆似的！”

“跟打仗一样！”

“像香港片里的黑社会打斗！”

.....

站在旁边的石局长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这么一大帮暴徒，这么多枪械，打完就跑了！跑哪儿了？天大的后患啊！”

这时，勘查现场的技侦人员过来报告，说根据对现场提取的弹壳和弹粒进行初步分析，估计至少有不下一支各种类型的枪支。

霍局长一向不爱听“估计”这个词，便挥挥烟嘴道：“都是什么枪械，到底多少支？给我说准确的数字！”

“有小口径步枪，四连发、五连发猎枪，还有钢珠枪，可能是十一支，因为有三支猎枪子弹是同一厂家生产的，这需要做进一步的鉴定。”

石局长闻声叹口气，看着霍局长说：“假如我的记忆不错，这是建国以来我市最大的一次涉枪案，且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儿所为。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距首都北京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暴徒带这么多枪械逍遥法外，如何向党中央和全市八百多万市民交待？老霍，片刻不能耽误，你挂帅，立即在郊区分局组织上专案吧！”

此前，郊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队长魏小勇等刑警，已对未受伤的徐斌等四人分别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回答相当一致，一再表示他们中间从没有什么人在外面闯过祸，得罪过。但是，这也不能完全

4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一号围捕令

排除那帮暴徒是为报复，才埋伏袭击他们或他们之中的某人。因为，从现场来看，比如停车位置、不搭话就开枪、穷追猛打等等，可以推断这是一桩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有组织有预谋的使用枪械的报复犯罪，可能是一方为报复另一方而行凶。所以，当石局长给霍局长下达指令离去之后，霍局长在向马锐布置工作时，毅然道：“明天，你抽一个刑警到郊区分局，现在，此案的当事人除受伤的住院外，必须全部带走，你和魏小勇组织人连夜对他们进行更深入的询问。”

第二天，专案组成立了。

因S市这桩史无前例、耸人听闻的枪击案发生在七月八日这天，所以命名为“七·八枪击案”。专案组由五人组成，霍局长任专案组组长，马锐任专案组副组长，成员为魏小勇和郊区公安分局刑警老周及市局刑警支队刑警小李子，办公地点设在郊区公安分局二楼。

专案组对幸免遇难的徐斌等十人包括死者刘秋阳进行了详细的里查外调，证实他们均属老实巴实的青年工人。既无前科，也未与他人有过重大矛盾、纠纷或仇怨，其中王寒良两年前虽在联盟小区跟人打过一架，但系与路人发生口角所为，不足以造成他人如此凶残的报复。也就是说，进一步的侦查结果，已完全排除了暴徒是为报复杀人而制造枪击案的。

那么，“七·八枪击案”的暴徒是要袭击什么人呢？

案情陷入迷境。

惟一的推理和解释，此案是复仇中的意外误杀，而且极有可能是两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之间的火并。可能由于阴差阳错，报复方将无辜的徐斌们当成了复仇对象。

霍局长赞同马锐他们的这种判断，并立刻联想到了半个月前发生在亚泰大酒店门前的那起枪击案——

当时，有目击群众向辖区的新华公安分局报警，说有人在亚泰大酒店门前开枪向人射击，该局“110”火速赶到，行凶者和受害人都逃离了现场。据目击者反映，凶手持双管猎枪，打伤了一长发青年的下肢，长发青年的同伙救起他，乘出租车迅速离去。分局刑警大队接手这个案子后，本以为被枪伤的长发青年会很快报案，但奇怪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害人的消息。为此，霍局长想，假如被枪伤的长发青年也是个痞子或者痞子头，他肯定不敢报案或者干脆就不打算报案，而可能纠集同伙伺机报复。那么，这个“七·八枪击案”，会不会就是他的同伙寻衅枪击另一犯罪团伙而误伤了徐斌他们呢？

没等霍局长将自己的想法向马锐详细阐述，马锐便向霍局长汇报：“昨天下午，我们已通过全市派出所对所辖区的医院进行排查，找到了亚泰大酒店门前的那位枪伤者，他叫刘铁伟，住在省二院，今天一上班，我已派魏小勇和老周去了。”

刘铁伟是找到了，但并没有得到一点儿有价值的线索。因为，刘铁伟被霰弹击伤了右大腿，伤势十分严重，入院后伤口一直不愈合而且发了炎，医院决定下午做手术锯掉他的右腿，所以，魏小勇和老周在病房找到他向他问话时，不知他是故意回避还是真的痛苦，总之一直像孩子似地呜呜痛哭，还声泪俱下地说：“往后……我得在轮椅上过……过一辈子，老婆孩子可怎么办……”

老周心眼儿软，看着可怜巴巴的刘铁伟问魏小勇：“你说怎么办？”

魏小勇叹口气，注视着刘铁伟缠裹白沙带的双腿，目光也变得茫然，他轻轻地对刘铁伟说：“打你这么狠，你当初应赶快报案呀！”

刘铁伟抽咽道：“要是……报案，我的命……命怕是都没了……”

魏小勇往下探探身子：“难道不想找人替你报仇？”

刘铁伟擤擤鼻涕：“我都不能动了，还能报什么仇！”

魏小勇和老周无言以对。

刘铁伟凄惨地说：“要是不报案也犯法，你们把我抓走算了，腿都掉了，我还在乎什么呢！我难受，什么也不想说了……”

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决定对刘铁伟的住所和病房进行监控，并调查他的社会关系和结交人员。同时，了解和掌握近期S市各流氓团伙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是非纠纷。

然而，正当这时，专案组突然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使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电话是夜里八点十分打来的，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要抓打枪的那帮家伙，到青苑路一百六十五号通过二宝找一个叫杨春光的。”然后就放下了电话。

“肯定是被报复而幸免的那伙人！”霍局长毅然道，“要借咱们的手再拾掇了他们！”

马锐眨眨眼睛说：“要狗咬狗了！”

于是，专案组连夜赶到匿名电话中提及的青苑路一百六十五号，将二宝带来问话。

二宝姓张，一提杨春光，他便一五一十说了。原来，杨春光是他高中时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比较好，毕业后，二宝父亲为二宝找了个好工作并结了婚，而杨春光一直无业，整天游手好闲，还断不了跟人打架，结交了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他常来找二宝，但他具体都干些什么，二宝也不是很清楚。昨天下午，他来找二宝借走了一辆自行车，说是明天上午来还。

二宝一再说：“别的事，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找杨春光，明天到我家里等着，肯定能见到他。”

专案组初步断定，杨春光可能是“七·八枪击案”的参与者或知情者。

当晚，专案组没让二宝回家，也没告诉他到底为什么事找杨春光，只说让他积极配合公安局工作，明天上午一块儿去他家等杨春光。

2

第二天上午不到八点，专案组的马锐、魏小勇、老周和小李子，就带着二宝到他家“蹲坑”擒拿杨春光。

二宝家住的是一个平房独院。马锐等四刑警躲在北屋正房，让院门大敞着。

北屋正房门前搭着丝瓜架，丝瓜架的荫凉遮蔽着门前及门前悬挂的竹门帘，东侧，有一线阳光斜射过来，边缘是花花搭搭的影子。阵阵的蝉声显得悠远，街市的嘈杂隐约可闻，偶尔，会有一阵泼郎鼓夹杂着“卖酒瓶收破烂”的声音响起，并渐远渐近，使这栋小院显得更加安静与神秘。

马锐问：“自行车是什么牌？什么颜色？”

二宝说：“飞鸽，墨绿色的，二六坤车，我老婆的。”

魏小勇问：“来还车的那个杨春光长什么样？”

“高个子，四方脸，长发。”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院内不见动静。

小李子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说没说上午来还车？”

二宝嘟囔道：“他只说今天来还，但肯定是上午，因为他知道我老婆四点上班。”

不知不觉地，又过去了近两个小时。室内墙壁上的石英钟，已经指到了十一点十分。

马锐、魏小勇、老周、小李子慵懒地坐在沙发上，地面上扔着很

多烟头，茶几上的台式电扇徐徐摇头转动，二宝不断地给大家往杯里续水。

小李子用胳膊肘顶顶身边眯着眼的老周：“你怎么老迷糊？”

老周动动身子：“上岁数的人了，谁像你毛孩子火力壮。”

小李子对众人说：“专案组里数我岁数小，往后要是抓人的事、要命的事，你们就让我干，我无家无业，练伤了、练残了、练死了都没事。老周审讯小痞子拿手，以后这种事让他承包了。这几天，我发现老周是一审人就精神，平时都无精打采。”

魏小勇撇撇嘴道：“我干什么？你怎么把我忘了？”

小李子拉着长声说：“你是郊区分局刑警队的头儿，马支队是市刑警队的头儿，你们都是领导，我是个小卒子，怎敢给领导派活。”

魏小勇笑笑：“人家马锐才是领导，小李子，快给我安个角儿。”

小李子一本正经道：“你不是破案高手吗？就当军师算了。”

马锐在一旁拧着眉头说：“看来，就我没事干。”

小李子笑笑：“你是总指挥嘛！”

马锐瞪瞪眼道：“人家霍局长才是总指挥。”

老周突然睁开了眼：“霍局长是掌舵的，你是划船的，我们呢，是拉纤的。”

这时，突然有人推着车进了院子，支下车喊：“二宝！二宝！”

众人打个激灵，全都抽身站了起来。二宝正在往茶壶里倒水，吓得打个哆嗦，连忙应了一声。

那人刚掀开门帘，小李子冲上去就揪住了他。

那人惊骇地大喊：“你们干什么？”

二宝在一旁跺脚：“不是！不是！他是我邻居！叫顺子！”

马锐赶紧向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顺子看看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表示理解地说：“没关系，吓

了我一跳。”

二宝问：“顺子，找我有事？”

顺子说：“我去买菜，车没气儿了，我见你家开着门，想用一下你的气管，你们有事，我就走了。”

马锐过来拦住他：“对不起，现在进了这个屋，你暂时不能再出去了。”

顺子瞪眼道：“为什么？我家里还有客人等着哪！”

马锐庄重地说：“你出去万一走露了风声，就误了大事，案情特别重大，只好委屈你了。”

一屋人坐下来，继续守候着，大家显得更为焦急。

小李子斜瞪二宝一眼：“你小子可别糊弄我们。”

二宝道：“借我仁胆儿我也不敢。”

这时，外面突然有自行车搬动的响声。二宝探探头，惊慌地憋着嗓子说：“来了！是杨春光！”

马锐、魏小勇、老周、小李子纵身站起，贴在门后朝院内窥视。

视线穿过竹门帘，杨春光推着自行车看着门口喊：“二宝！二宝！”二宝吓得不敢吱声，脸色苍白。

杨春光支住自行车，盯着竹门帘甩甩长发说：“这不开着门吗，怎么屋里没人？”

马锐示意二宝搭话。二宝紧张地“哎哎”两声：“谁……谁呀！”

杨春光咋咋呼呼朝门帘走来：“二宝，你小子耳朵是屁眼儿啊！我把车给你放院儿里啦！”

竹门帘挑开，杨春光朝里探探头，尖叫一声，扭身就往外跑。马锐四人如饿虎出洞一般扑出去。

杨春光飞身朝门口跑，并随手拨倒了墙边的自行车。小李子腾空跳起，跃过自行车，朝杨春光飞奔的后脚扫了一腿。杨春光“哎呀”一声栽倒在院门口的门坎上。小李子摁住他，赶到的魏小

勇掏出手铐，扳起他的双手，“咔嚓”一声戴了上去。

此时是十二点二十分。

在押着杨春光向街边树下隐蔽着的警车旁走时，马锐用手机向一直在办公室等待消息的霍局长报告已经捕获了杨春光。

3

将杨春光带到“七·八枪击案”专案组后，大家顾不上吃饭，立即组织突审。室内除办公桌和椅子外，比较明显的标志，是悬挂在东侧墙壁上的“七·八枪击案”现场示意图。

魏小勇提过来一把椅子放到杨春光身后，摁摁他说：“坐下！”杨春光转转眼珠：“我要解手。”小李子推他出去上厕所。

这时，马锐一边卸下枪衣挂到墙上一边说：“老周，还分两班审吧，你和小勇先来。”

老周坐在桌前精神抖擞道：“咳，小李子不是说了，以后审人我承包了。”

马锐笑笑：“他说了能算？”

老周说：“我看他说得有道理，他抓人有瘾，我审人有瘾，你和魏小勇破案有瘾，咱各人过各人的瘾好了。”

杨春光解完手，被小李子推着进来，坐在了椅子上，魏小勇已做好记录的准备。

老周例行公事般问完他的基本情况，便说：“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杨春光低下头嗫嚅道：“不知道。”

老周突然一声断喝：“少装蒜！你抬起头来，看看东边墙上挂的图，就知道了！”

杨春光扭扭头看看挂图，怔了怔不吱声。

老周口吻缓和地说：“好多事，可都是以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杨春光眨眨眼睛，比划着戴手铐的双手道：“能不能给我支烟？”

魏小勇点燃一支烟递给杨春光，他大口吸了几下，便开始交待。正说着，霍局长风风火火一头汗闯了进来。

老周、魏小勇、马锐、小李子都站了起来。马锐迎上去说：“我们刚开始，他正在交待。”

霍局长轻轻喘着气，掏出手绢擦拭额头的汗说：“接着来吧！”

老周转向杨春光让他接着说。

杨春光抬起头，眼睛躲躲闪闪地朝霍局长看。

霍局长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指夹着长烟嘴，棱角分明而刚毅的脸上，目光箭一般逼视着杨春光。

杨春光打了个哆嗦，垂下头嘟哝道：“我……我说到哪儿……哪儿……了？”

老周说：“你说车上总共十四个人，有几个你不认识，当天下午，当天下午怎么了？”

杨春光偷偷看一眼霍局长，沉默了一会儿，说：“当天下午，有人传呼我，我回电话，原来是丁一，他说让我带上五连发猎枪去郊外玩儿……”

霍局长闻声突然打断了他：“先停停，你说说丁一是谁？”

杨春光打了个寒噤，垂下头说：“丁一是他的绰号，他姓李，叫李建，他是我们这一伙儿的头儿，挺义气，胆大，手狠，眨眨眼皮儿就是点子。平时我们都服他，都叫他丁哥，外面的人，都叫他丁爷……”

“外面的人，是指什么人？”

“一些老板、大款或经理什么的。因为丁一领着我们给这些人

护场子，看门面，收款讨债或摆平一些事儿。”

“你把这些人再说具体点儿，都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

杨春光想了想说：“我跟丁一时间不很长，只知道他给大都娱乐城老刚、新王朝歌舞厅侯七护场子，并收取他们的保护费。”

霍局长沉思着点点头：“你接着说作案的经过吧。”

“按丁一说的地点，我五点来钟在纪念碑上了他们的车，上车后，我才知道是去找人打架。一看这个阵势，我挺害怕，就坐到了丁一身边，说要是叫公安局逮住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丁一满脸不在乎，说……”

马锐警觉地问：“他说什么？”

杨春光目光萎缩：“我……我不敢说。”

霍局长眉头挑挑：“没有事，你照直说，说原话！”

“丁一说，公安局那帮混蛋，个个都是混工资白吃干饭的主儿，抓个小偷小摸还差不多，我丁一算计好的事，让他们连个屁味都闻不着，我好歹支个招儿，就够他们忙活半年的，逮谁呀，死耗子他们也逮不住……”

霍局长脸色铁青，叼着烟嘴儿咬肌抽搐了几下。在他近三十年的刑侦生涯中，还没听过像丁一这样的犯罪分子如此嚣张的言语。

“我说，这事太大，我真的害怕。这时，车到了二院门口停下等一个人，丁一朝外看看，对我说，你下来，我给你治治怕。他拉着我走向不远处站着两个巡警，我扭头就走，丁一拽着我，到了警察眼前。他向警察借火，还让警察抽烟，警察不抽。接着，丁一还向警察问路，说赵陵铺桥怎么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去作案的地点。当时，我吓得腿都打哆嗦。警察告诉丁一，一直走向右拐，顺着石岗大街走到头就是。上车后，我的心怦怦直跳，丁一笑着说，这不，警察给咱们指路呢……”

众刑警气得个个横眉立目。

霍局长弹弹烟灰，示意老周接着审讯。

老周问：“当时，你知道是去打谁吗？”

杨春光说：“知道，是打张力国他们。”

“为什么要打张力国？”

“张力国是另一伙痞子头，半个多月前，张力国手下两个人在太平洋广场唱卡拉OK时，跟丁二他们争夺话筒……”

“丁二是谁？”

“我忘说了，丁二是丁一的亲弟弟，也是绰号，他真名叫李峰，在家排行老二。张力国的手下跟丁二和刘铁伟争夺话筒，被丁二砍了几刀。几天后，张力国的手下为报复，找丁二算账，在亚泰大酒店拿猎枪打丁二，但丁二跑得快，就打伤了刘铁伟的腿，所以说算是刘铁伟替丁二挨了一枪，接着丁一和丁二就密谋找张力国他们报仇。这件事，我只知道个大概，详细情况不清楚，上了车，我才知道，而且是被骗去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全都交待了。”

“你开枪了吗？”

“我朝天放了两枪。”

“你认为谁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当然是丁一！”

“作案后，你们是怎么逃离现场的？当晚去了哪里？”

“我们打完就上了车，沿环城路一直向西走，路上有人说可能打死了不少人，有人说真是过了枪瘾，可惜没子弹了，但丁一一直没说话。乘车到了一个小工厂的院子里，是什么厂子我不知道。下了车，大家分头进了一楼和二楼的几个房间，歇了一会儿，丁一来叫我，让我把枪埋到外面的围墙下，然后就又各自回到了屋里。后来，我倚在沙发上睡着了，再醒来，就不见了人。我又到别的屋

找,也不见人,更没见丁一。我心里骂,真不够意思,走了也不叫我一声,这时,我就自己到路边上拦了个出租车回到了市里。”

“参加这次枪击的,这几天你都见过谁?”

杨春光不吱声。

老周瞪着眼:“想不想戴罪立功。”

杨春光:“想,想。”

老周说:“那还不抓住机会。”

根据杨春光的交待,专案组于下午和当夜,又抓捕了几个“七·八枪击案”的重要犯罪嫌疑人,至此,该案基本上已真相大白。

当天夜晚,审讯完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深夜两点多,大家和衣躺在办公室睡觉。但老周的胃疼,实在忍不住了,就摸索着回家吃药。

老周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走了两站多地,到家属院的楼下锁住车,然后步履蹒跚地在黑乎乎的楼道里往五楼爬。街灯的余光从楼道窗口处照进来,依稀可辨楼梯台阶和紧闭的防盗门。老周踉跄一步停下来,气喘吁吁摸索着从腰上摘下了钥匙。防盗门打开了,可再开里面的门,怎么也扭不动钥匙。

老周有气无力地拍拍门喊:“爱凤!开门!开门!”

室内没有动静。

老周的手从门上滑下来,用脚踢了两下门,身子像一摊稀泥一样顺着门框软绵绵地瘫坐在地上,鼾声骤起。

少顷,室内隐隐约约传出女人的声音:“都几点了,谁知道你还回来。”

门一打开,老周斜斜身子倒在了门口。

女人尖叫一声,俯身抱住老周:“你怎么了。”

老周翻翻身,平躺在门口的地板上:“我……我就在这儿睡吧……”